

蕭紅〈雪天〉

我直直是睡了一個整天，這使我不能再睡。小屋子漸漸從灰色變做黑色。

睡得背很痛，肩也很痛，並且也餓了。我下牀開了燈，在牀沿坐了坐，到椅子上坐了坐，扒一扒頭髮，揉擦兩下眼睛，心中感到幽長和無底，好像把我放下一個煤洞去，並且沒有燈籠，使我一個人走沉下去。屋子雖然小，在我覺得和一個荒涼的廣場樣，屋子牆壁離我比天還遠，那是說一切不和我發生關係；那是說我的肚子太空了！

一切街車街聲在小窗外鬧著。可是三層樓的過道非常寂靜。每走過一個人，我留意他的腳步聲，那是非常響亮的，硬底皮鞋踏過去，女人的高跟鞋更響亮而且焦急，有時成群的響聲，男男女女穿插著過了一陣。我聽遍了過道上一切引誘我的聲音，可是不用開門看，我知道郎華還沒回來。

小窗那樣高，囚犯住的屋子一般，我仰起頭來，看見那一些紛飛的雪花從天空忙亂地跌落，有的也打在玻璃窗片上，即刻就消融了，變成水珠滾動爬行著，玻璃窗被它畫成沒有意義、無組織的條紋。

我想：雪花為什麼要翩飛呢？多麼沒有意義！忽然我又想：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沒有意義嗎？坐在椅子裏，兩手空著，什麼也不做；口張著，可是什麼也不吃。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了的機器相像。

過道一響，我的心就非常跳，那該不是郎華的腳步？一種穿軟底鞋的聲音，嚓嚓來近門口，我彷彿是跳起來，我心害怕：他凍得可憐了吧？他沒有帶回麵包來吧？

開門看時，茶房站在那裏：

「包夜飯嗎？」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每份六角。包月十五元。」

「……」我一點都不遲疑地搖著頭，怕是他把飯送進來強迫我吃似的，怕他強迫向我要錢似的。茶房走出，門又嚴肅地關起來。一切別的房中的笑聲，飯菜的香氣都斷絕了，就這樣用一道門，我與人間隔離著。

一直到郎華回來，他的膠皮底鞋擦在門檻，我才止住幻想。茶房手上的托盤，盛著肉餅、炸黃的蕃薯、切成大片有彈力的麵包……

郎華的袂衣上那樣濕了，已濕的褲管拖著泥。鞋底通了孔，使得襪也濕了。

他上牀暖一暖，腳伸在被子外面，我給他用一張破布擦著腳上冰涼的黑圈。

當他問我時，他和呆人一般，直直的腰也不彎：

「餓了吧？」

我幾乎是哭了。我說：「不餓。」為了低頭，我的臉幾乎接觸到他冰涼的腳掌。

他的衣服完全濕透，所以我到馬路旁去買饅頭。就在光身的木桌上，刷牙缸冒著氣，刷牙缸伴著我們把饅頭吃完。饅頭既然吃完，桌上的銅板也要被吃掉似的。他問我：

「夠不夠？」

我說：「夠了。」我問他：「夠不夠？」

他也說：「夠了。」

隔壁的手風琴唱起來，它唱的是生活的痛苦嗎？手風琴淒淒涼涼地唱呀！

登上桌子，把小窗打開。這小窗是通過人間的孔道：樓頂，煙囪，飛著雪沉重而濃黑的天空，路燈，警察，街車，小販，乞丐，一切顯現在這小孔道，繁繁忙忙的市街發著響。

隔壁的手風琴在我們耳裏不存在了。

出處：蕭紅：〈雪天〉，載於蕭紅著：《蕭紅小說散文精選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，2014年，第一版，頁118-120。